

January 1934

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再續)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再續)。《嶺南學報》，3(3)，124-13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10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八章

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要是戊戌維新運動，而是甲午戰敗的反响，那麼革命運動也是甲午戰敗的反响。革命運動的中堅人物是孫中山先生，關於孫先生之對於採納西洋文化的主張，我們當在下面再述。我們在這裡所要注意者，是在甲午以前的孫先生對於革命運動，還是沒有堅決的意志。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在上李鴻章的書裡，還希望能以政府的力量，來逐漸的改造中國。然而自從李氏拒絕不見他，以及馬關條約簽字以後，孫氏的革命進行，始逐漸成爲具體化。理論上的革命運動，雖像中山先生八年前的遺囑所說，已有了四十年的歷史，然而具體化的革命運動，却是甲午以後的事。這種的具體化的革命運動的先聲，又要算乙未（一八九五）年的廣州之役了。

乙未廣州之役的目的，是想謀取廣州以爲革命根據地，其理由不外是因爲南方民智較爲開通；而且經濟上和人才上均乃仰給於南方。可是這次的事機，因爲被人告發，黨人陸皓東們被捕，就地斬首。這一次的革命運動雖失敗，然陸皓東們之視死如歸的精神，實爲後來推倒滿清的種子。

陸氏於南海縣令李徵庸提訊時，不但不願跪，且索筆作書以代供辭，裡面有段很爲慷慨激昂。今摘錄之於下：

「吾姓陸名中柱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

以廢滅滿清。故吾等猶欲誅一二狗官，以爲吾漢人當首一捧。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我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其實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全賴在「一我可殺，然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而革命之所以失敗，也是由於這種精神的缺乏。皓東因爲措辭激烈，又不肯說出同謀的人名，李徵庸曾加以最殘忍的酷刑，然而他却說道：

「汝雖以嚴刑加我，但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

乙未廣州之役後五年，中國又罹庚子之禍。庚子之禍的反响，又要算庚子惠州之役。這一次的革命運動的中堅人物，要算鄭士良。鄭氏以惠州的歸善縣屬之三洲田稔山等處爲根據地。最初起事時，僅有六百人，後來隨者日衆，聲勢頗大。然後來終以衆寡懸殊，接濟來源的缺乏，而致於失敗。

惠州之役後二年，又有洪全福廣州之役。洪本爲洪秀全之姪，太平天國敗後，逃迹香港，因和素持種族革命思想的謝日昌謝纘泰父子相識，而得識港中富商李某。李某見得惠州之敗，心殊不甘，乃出了好多的資助，以圖在廣州舉事。經過數月後的籌備，擬於一九〇二年晚起事，不意又因事洩，而歸於失敗。這一役被捕而判死刑者七人，其他監禁者尙多，全福與謝纘泰喬裝逃避，始得出險。

到了一九〇三年，在雲南方面又有周雲祥臨安之役。周氏因憤清廷與法國立雲南不讓於他人之約，遂有保滇會的設立。其目的爲驅逐滿人，以保土地主權。適蒙自縣令孫某擬捕雲祥勒贖，雲祥乃乘機起事，先後佔據臨安屏州等處，弄到當道要發二十萬兵，也沒辦法，但是後來終因孤立無援，以致失敗。

雲南臨安之役既失敗，次年（一九〇四）長沙之役又發生。這一次的中堅人物，要算黃興。此外劉揆一，楊篤生們也爲此役的重要份子。他們聯絡了哥老會的首領馬福益預定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各處起事，可是事前事機不密，黃劉馬諸人僅以身免。

長沙之役既失敗，馬福益逃廣西，後潛返湖南，（一九〇五）事洩，爲端方捕殺，其黨徒聞之大憤，同時又有留日學生多人，返國鼓吹革命，並決定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起事，後因事洩，不得已遂於十月十九日發難，不數日間佔據了好多地方，弄到湘鄂贛蘇各省督撫，大爲震動。可是這些軍人沒有一點訓練，結果也是失敗。這一次的革命運動，有了一篇很可注意的檄文，今摘錄於后。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歲次丙午十月吉日，中華民國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春台）奉中華民國政府命，照得韃虜原係東胡異族，游牧賤種，自漢隋唐宋以來，久爲我中華漢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韃虜逞其凶殘悍惡之性，屠殺我漢族二百餘萬，據我中華，竊我神器，奴淪我同胞，我黃帝神明之胃，四百兆之衆，隸於奴界二百六十年於茲。漢族爲亡國之民，中華隸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諸姑姊妹，曷任傷心。太平天國起義師於廣西，誓必逐韃虜，恢復中華，以雪滅國之恥，乃曾國藩胡林翼等不明大義，罔識種界，認賊爲父，呼賊作君，竭湘軍全力，自戕同種。致使漢族得恢而復湮，胡氛將滅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擬衡獄之崇，不能比其惡；凡吾湘人，實無以對於天下。今者劃清種界，特興討罪之師，率三湘子弟，爲天下先，冀雪前恥，用効先驅。……當知本督師祇爲同胞謀幸福起見，毫無帝王思想存於其間，非中國歷朝來之草昧英雄，以國家爲一己之私產者所比，本督師於將來

之建設，不但驅逐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猶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而社會問題，尤當研究新法，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此等幸福，不但在韃虜宇下所未夢見，即歐美現在人民，亦未曾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掃除腥羶，建立樂國。」

從此段的檄文裡，我們知道這次的革命運動，不但是反抗滿族的統治，而且反抗專制的政體，而建立一個共和的國家。這種思想顯明是受過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會軍政府的宣言的影響。

到了一九〇七年又有潮惠欽廉之役。這些地方的政治運動均由同盟會主動，然通通因太過渙散而接濟來源缺乏，以致失敗。同年在安慶方面先後又有徐錫麟和熊成基之役。徐氏本和浙江的秋瑾們預備在安徽浙江等處做大規模的起義，後以事洩，決計速發。徐氏僅於其所辦巡警學校學生畢業之期擊斃皖撫恩銘，他自己旋也被擒。同時浙方也派兵捕秋瑾殺之，熊成基於徐氏起事後數月，又在安慶率其馬砲營隊發難，然皖撫朱家寶因先知有變，閉城嚴守，至城內內應者不能聯絡，而政府外面駐防軍隊又被召以救朱氏，馬砲營隊不能敵，熊氏僅以身免。

一九〇七年在欽廉的革命軍既失敗，後一年又轉變方針，改由安南進攻廣西，並先擬以鎮南關為根據地。然不久又失敗，黃興乃再入欽廉，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因子彈缺乏，以致失敗。同時黃明堂也聯絡清軍攻河口，清兵投降者五千人，後以指揮缺人，清兵雲集，也不得已而退入安南。

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間，革命軍在雲南兩廣各處失敗，凡

五六次，革命黨人精銳既受損失，前途頗為悲觀，然他們還是努力，所以一九〇九年黃克強與趙伯先運動廣州之新軍，擬於一九一〇年正月發難，適十二月卅夜，新軍兵士以細故與巡警互毆，提早發難，子彈既缺，倉卒之間，沒有整個計畫，支持三四日間，終歸於全軍覆滅。

新軍之役，是在一九一〇年頭，到了年晚，又有再在廣州起事的籌備，這一次的規模較大，而計畫較為周密，而且參加者均革命黨裡的優秀分子。初本擬於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起事，後以軍械款項尚未到齊，且事前十數日溫生才行刺孚琦，清吏大為戒備，故爾遲至三月廿九日，這就是後來所謂黃花崗之役。這次發難雖未成功，然其損失之鉅，影響之大，為革命運動以來之最甚者。孫中山先生在黃花崗烈士事畧序裡說：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躡躑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最苦。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黃花崗之役之最足以感動人者，乃是諸烈士的慷慨赴死的精神，下面所抄錄數段，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示：

「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祇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以保衛身家也。他日革命成

功，我家之人，皆爲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方聲洞寄父書〕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殺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我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我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謀永福也，汝其勿悲。……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林覺民與妻書）

事實上武昌之役，要是能說是成功，則其基礎完全築在過去十五年來的革命運動。而過去十餘次除了徐錫麟熊成基在安慶之役外，沒有一次不是以兩廣雲南爲中心，連了滿清之推倒，還是以南方爲中心。我們試一讀清帝退位的詔文裡，所謂「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便能知道這次的革命成功，是以南方爲主體。

到了民國以後的革命運動，也以南方爲根據地。北方袁世凱於民國二年間暗殺宋教仁，違背憲法，下令免去三省都督（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本職，最先宣佈獨立者，是江西的李烈鈞，繼續而策應李氏的是江蘇安徽福建廣東湖南諸省。這一次的革命，就是所謂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因爲舉事太遲，而致失敗，然護國軍在雲南起義，却是置袁氏於死的主動力。

雲南護國軍的起義，是反抗袁氏之帝制運動，原來袁氏久蓄帝制之心，後來遂有所謂籌安會之發起，研究中國是否適宜於君主的問題

○其後又改爲憲政協進會，繼而又有所謂參政院以代行立法院的籌備。○其目的均是促進帝政的實現。最後乃由參政院召集所謂國民代表大會，投票改決國體，結果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所謂國民代表全體投票，贊成君主立憲。袁氏應允，遂下令承認爲帝，(十二月二十日)並決定五年爲洪憲元年。

袁氏帝制的運動既實現，蔡鍔及其師梁啓超由北方潛逃至雲南同謀抵抗，並於十二月二十日用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名義，致電袁氏請取消帝制，誅除禍首，並於遲二日，分道出師討伐袁氏。袁氏聞訊，先免唐任等官職，後乃以武力壓服。可是貴州廣西廣東四川湖南各省，均先後嚮影，並在南方組織軍務院。人心所向，勢如破竹，而袁氏竟因羞憤迫，於五年六月六日斃於北京之新華宮，而所謂帝制運動，遂告一段落。

袁氏帝制運動，雖未實現，然繼他而起者，又有復辟運動，其主謀人物爲張勳。張氏於民國六年夏入京，七月一日入清宮，奏請復辟。○可是消息一傳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首先反對，其後段祺瑞由津率兵平定復辟。

段氏雖是平定復辟，但是對於已經中斷的立法機關，却不願加以恢復，於是滇督唐繼堯首發通電，表示不滿意。時同廣東省長朱慶瀾表示願與民黨提携，而海軍司令程璧光第一艦隊林葆懌均通電主張擁護約法，恢復國會。於是南方護法之役，遂而產生，此後南北相持對峙者數年，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中國始暫呈統一之狀。

一部革命運動史中的事實，若是敘述起來，要成一本很偉大的作物，這裡所記述的只不外是一個大概，可是我們所得到的認識，乃是差不多每一次的革命運動，都是策源於南方。

經濟宗教及政治方面的西化——現代化——固是策源於南方，文

化的其他方面的西化，也可以說是策源於南方。我們現在且先從語言方面來說：

話體文的運動的成功，雖是最近的事，但是這個運動的開始，却在有了四十年左右的歷史。而這個運動的先鋒，好像是福建的盧意章氏。盧氏少住廈門，長往新嘉坡習英文。後來回廈門幫助教士翻譯華字典，並利用當時在福建南邊的傳教士以羅馬字所創造的「話音字」，以拼切的土音土語，來寫成「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他不久（一八九二）又寫了一篇切音新字序，其中有一段話，摘錄於後：

「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爲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話字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又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習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術，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又當以一腔爲主腦，十九省之中，除廣福臺而外，其餘十六省大概屬官話，而官話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京南話爲通行之正字，爲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無言也。」

對於盧氏及此種新的創作加以極力宣揚者，要算福建林翰存。他在其呈請都察院代奏請採用這種新法切音裡說：

「查創新法切音者，福建盧意章之外，更有福建舉人力捷三江蘇上海沈學廣東香港王炳燦，已故前署漢海關道蔡錫勇各有簡明字學，刊行於世。其法均遵定康熙字典切音，參以西法，而善其變通。或以字形勝，或以音義勝，或以拼合勝，大旨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爲言，無煩講解，人人皆能。而尤以

盧憲章苦心孤詣，研究二十餘年，且其生長外洋，壯年回籍，故其所爲切音新字捷訣，深得中西音義之正。……敢請我皇上飭下各該省督撫學政傳令盧憲章等並其所著字書，咨送來京，由管學大臣，選派精於字學者數員，及編譯局詢問而考驗之，校其短長，定爲切音新字，進呈御覽；察奪頒行。」

其實一八九六年的時務報梁啓超已經說道：

「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當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爲世界第一大事。……吾師南海長素先生，以小兒初學語之聲爲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爲母，自發凡例，屬其女公子編纂之，啓超未獲聞也。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憲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蔡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方分向，畫分組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卽此物也。啓超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梁氏所說的蔡毅若，就是林輅存所說的蔡錫勇的別字。他曾隨公使到美日秘各國，因見各國言文一致，而且簡便易學，乃著傳音快字一冊。王炳耀著拼音字，力捷三著閩腔快字，及無師自通切音官話，沈學著盛世元音。這些語體運動者，通通都是南方人，而且他們通通都受過外國語言的影響。所以這個運動之於東西文化的接觸上，有了很大的意義。

然而在近代文字革命史上，梁啓超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在三十年前所辦的新民叢報裡，介紹嚴復譯原富一文中，已主張文字革命。他說：

「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爲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復既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章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繇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況此等學理邃顯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爲藏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爲賢者諱矣。（新民叢報第一號）

他不但是主張文學革命，而且見到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換句話來說，新時代式的文化，是要新時代的文字。文字是文化的很多方面的一方面，而且是文化各方面中的很重要方面。所以文化之能夠進步，其得力於文字者很多，何況事實上近代美歐日本各國的文字的變遷，是和現代文化的發展，有了很密切的關係呢？

啓超不但是位文字革命的理論家，而且是文字革命的實行者，我們且看他說：

「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新民叢報時代）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這個新文體，雖然不是近來所說的白話文，然他對於近來的白話文的運動上，却有了不少的功勞。

而且在啓超一九〇二年所編輯的新小說雜誌所登的長短篇小說，是用白話文來寫的。這些小說在文字上既已經解放，在思想和結構上

，又受過西洋的小說的影響。我們若以三十年前的環境的眼光來看梁氏的新小說，那麼這個新小說雜誌，可以說是名實相符的新小說雜誌呵。

此外又如黃遵憲在新詩的貢獻的勞績，錢基博先生在其中國現代文學史裡說：

「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後，持英蕩與敦槃者不斷於道，而能以詩鳴者，惟黃遵憲。毅然有改革詩體之志，模山範水，關於外邦，名蹟之作，頗為夥頤；其成就雖未能副其所期，然規模既大，波瀾亦宏，世稱硬黃，一時鉅手矣。」

黃氏之所以志於改革詩體，一方面是由他受過他本鄉的歌謠的影響，一方面又因為他受過外國而特別是日本的詩歌的影響。他的解放詩體的主張，在與朗山論詩的書裡（嶺南學報二卷二期）說得很透澈。

「遵憲竊謂詩之興，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雖有奇才異能英偉之士，率意遠思，無由能出其範圍者。雖然，詩固無古今也，苟出天地日月星辰風雲雷雨草木禽魚之目，出其能以嘗（當）我者不窮也。悲歡憂喜欣戚思念無聊不平之出於人心者無盡也。治亂興亡聚散離合生死貧賤富貴之出於（？）我者不同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於詩，何必古人，我自我有我之詩者在矣。夫聲成文謂之詩，無有聲皆有詩也，即市井之謾罵，兒女之嬉戲，婦姑之勃谿，皆有真意以行其間者，皆天地之至文也。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從人，而曰吾漢，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無論其非也，即刻畫求似，而得其形，有則肖矣，而我則亡也。我已忘我，而吾心聲，皆他人之聲，又烏有所謂詩者在耶。漢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漢，六朝不

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師，而後能成一家言。必執一先生之說，而媿媿姝姝，則刪詩至三百篇止矣，有是理哉？是故論詩而依傍古人，勦說雷同者非夫也。吾今日所遇之境，所思之人，所發之思，不先不後，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後望來者，無得與我爭之者，而我顧其情，舍而從人，何其無志也。雖然，我身之所遇，吾目之所見，吾耳之所聞，吾願筆之於詩，而或者其力有未能，則不得不藉古人，而扶助之，而張大之，則今憲之所爲，皆憲之詩也。」

所謂「市井之謾罵，兒女之嬉戲，婦姑之勃谿，皆有真意以行其間者，皆天地之至文也，」就是極端的主張詩文體裁的解放。這種的主張，我以爲不但是二十年前主張「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的胡適之先生望塵莫及，就是十五年前文學改良芻議裡所主張的八事以至嘗試集的胡先生也不出這個範圍。

白話文的運動是受過外國語言的影響，這無論是誰都要承認的。然而這種影響還不過是用治西洋語言的方法，應用到中國的語言上。自中西交通以後，在南方好多地方，因爲外人之來者日多，同時由南方而赴外洋的國人之歸國者也日繁，結果是在言語上有了一種新現象，這就是將西洋語變爲國語，關於這一點，鄒慶時在其南村草堂筆記裡曾說：

「通商之後，英人到粵者日多，粵人通英語者亦日益衆，而英國語遂有流行於市井者矣。稱商人曰孖氈，呼挑夫曰苦力，許人第一日林伯溫，自謂老耄曰歐路文，此類甚多，皆由英語而變爲俗語者。」

英語之變爲俗語者，正像鄒氏所說，其類甚多，比方保險叫做「燕梳」，郵票叫做「士担」，不但是言之於口，而且隨處可見筆之於字

，這是將來的研究南方語言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事實，然而所以致此者，就是因為南方和西洋文化的接觸的歷史較久，和關係較密的緣故。

不久以前，錢玄同先生有廢除漢字採用西洋語言之說，聞者以為怪論，我們以為在廣東的通都大邑，對於借用英語的習慣，已成為一種事實。雖則這種事實在一般普通人的心目裡，尚未十分明瞭，這樣看起來，漢字雖未廢除，然而西洋語言，在南方固已採用了不少，這樣的採用，固有不少人會發生疑問，然而這種事實却是人人所不能不承認的。

上面是從語言政治宗教經濟方面來說，其他方面像科學醫術婦女運動，勞工運動，城市建設種種，差不多也是策源於南方。幾何原本的最初譯，是利瑪竇在韶州時和其信徒翻譯的，利氏在廣東十多年，他的信徒也不少，而且廣東為西洋各國人所聚會之所，那麼西洋的科學智識之傳播於廣東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雖則他們的科學的果實，是得了北京帝皇的鼓勵而繁盛。

在醫術上像種牛痘的輸入，醫院的建築，醫術的傳播，可以說最先均在南方。（參看王吉民伍連德中國醫史）至於中國人之最先留學歐洲學習醫術以貢獻國人者，又要算廣東香山的黃寬了。關於黃氏的留學及返國後在醫術上的位置，上面已經說過，這裡只好從畧罷。

婦女運動是現代文化中的一種特點，歐美的婦女運動雖是發達於十九世紀的下半葉，然在中國却不過是二十年左右的事，然而這種運動的策源地差不多也可以說是在南方。民國二年的廣東臨時省議會中已經有了幾位女子議員，這可以說是中國女子的政治權利上的取得的第一次。到了民國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廣東的省憲起草時，廣東的女界曾作過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要求女子有參政權。她們這一次雖未能完

全達到目的，然却得到參與市政的權利。過了幾個月，湖南省憲成立時，女子也有被選為省議員的。到了民國十五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廣州，議決女子應有財產繼承權，而不久廣州的最高法院，也判決無論已嫁或未嫁的女子應與男子同等的有財產繼承權。此外又如各種婦女團體及其參加人數之多，也要算廣東為最。

同樣勞工運動的策源地，也可以說是在南方，最有勢力的全國機器總工會是成立於廣州。民國十三年間，因為廣東政府要收回海關，引起英日美意軍艦的監視，廣東的各種團體而特別是勞働界，曾舉行大示威行動，並發表宣言，給與各國的勞働界，到了民國十四年，廣東省港的罷工事件的發生，是中國勞工運動史的很重要的事件。

至於新城市的建設，也是策源於廣州。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孫中山先生曾寫一封信給康德黎夫人，他說：「我不久將有廣州之行，屆時擬將老城改建為新式的近代的」。（陸達節編孫中山先生外集頁五六）孫先生之所以特別注意於廣州城市的改造建設，不外是因為廣東的環境和位置，比較其他的中國的城市為適宜於着手。可是自從民國元年以至八年，此種計畫，因了政治的影響，終未能實行。直至八九年間魏邦平長警察廳時，始開始毀拆舊城，增建築馬路（廣州的長堤馬路在清末岑春煊督粵時已建築；這可以說是中國新式馬路的先河）同時新式屋宇之建築，或改造者，風起雲湧，使一個舊式的城市，煥然一新。但是這些也不過是從物質和外觀方面來說。自陳炯明由漳州班師回粵後，廣州城市的組織方面，也取法西洋，規定廣州市條例，設市長以綜理全市行政事務，市行政委員會以勤助市長。又設財政，工務，公安，衛生，公用，教育等局，以專管其所屬各種事務。此外又設市參事會，為代表市民輔助市政之代議機關，以及各種設施，可以說是開中國新城市上的紀元。

最後關於抵抗外國侵略之最力者，恐怕也是南方。鄭成功之逐荷蘭人，固不待說，就是近百年來林則徐之抵抗英國，不但是中國抵抗西洋之先聲，而且有了相當的成效。所可惜者是北方沿海各省沒有戒備，沒有聯絡，遂至失敗，甚而則徐罷免，五口開放，香港割讓。又如劉永福以及馮子材之屢敗法軍，又為中西戰史上所少見之事。子材在欽州本藉招募兵士，在鎮南關大敗法軍，後來繼續佔據諒山，法軍不得已而退。法國國內政府且因戰敗而更換，並向吾國要求停戰議和。這可以說是中國中西海道溝通以後絕無僅有之事，至於去年十九路軍之在滬抗日作戰，也是最近的一例。